

柳泉文学丛书
主编：王海峰

文学作品选

多少楼台

烟雨中

陈崇喜 著



黄河出版社

柳泉文学丛书

多少楼台烟雨中

陈崇喜 著

黄河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程 鹏

封面设计 海 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少楼台烟雨中 / 陈崇喜著. ——济南: 黄河出版社, 2009. 10
(柳泉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460-0068-8

I. 多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5316号

- 书 名 多少楼台烟雨中
(柳泉文学丛书)
- 主 编 王海峰
- 出 版 黄河出版社
-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
(济南市英雄山路21号 250002)
- 印 刷 济南中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- 规 格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
5印张 134千字
-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
-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- 印 数 1—2000册
- 书 号 ISBN 978-7-5460-0068-8
- 定 价 200.00元(共10册)

目 录

散 文

□荒原放歌	
离离原上草	3
来到黄河入海口	7
留一片遐想	9
童年的黄河滩	11
余音袅袅	13
绿色的孤岛	15
□真情流泻	
2001,从头再来	19
父亲的岁月	22
秋夜,拣起几枚人生的落叶	29
李向阳的进城部队	32
心愿	34
小巷,那一抹柳烟	38
风景这边独好	40
□天涯履痕	
拜谒马克思墓与故居	42
又见巴黎	45
在澳洲,心灵的撞击	47
菲律宾之旅	50
在英国参加农博会	53
在台湾地区过春节	56
□往事悠悠	
记忆中的灶火	58

当了一回“音响师”	60
“唐僧”夫妇与东营的情缘	62
闪光的心灵	66
荷花玉雕	69
生活散记	72

小 说

多少楼台烟雨中	77
患者	79
多雾时节	82
“皮笊篱”小传	88
玩笑	90
深情	92

电视文学

农村必由之路(三集电视政论片解说词)	97
天边有群男子汉(电视散文)	110
永远的星光(电视专题片解说词)	112
聂士兴(两集纪实电视剧)	116

文艺理论

真实之于文学与人生	149
浅谈戏剧冲突的实质	152

散 文

离离原上草

这是一方辽阔的天地。飘移的白云下面，是深秋的草原，平坦的黄土地上，覆盖着半人深的杂草。无边无际，绵延不断。带着寒意的风儿，飘送着百草成熟时节特有的气息。草丛的粗枝细蔓，紧密地簇拥缠绕在一起，默默地立在金色的阳光里，像一片静静的海。草原的深处，孤零零地立着两间土屋，没有绿树掩映，没有喧嚣相伴，似一叶孤舟，泊在那里。放眼望去，犹如一幅静态的图画。

沿着印有车痕而又掩着杂草的路，我向小屋奔去。

早听说在黄河入海处的新淤地上，有一片新生的草原，有两间积木似的小屋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。只是因了它的偏远、荒寂，很少有人去过。今天，自己也是发了千遍狼万遍誓才启程的。在城里搭了便车，距草原三十里的地方便开始了步行。草枯草绿，一年一度，迟了又将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遗憾。

在茂密草丛的深处，竖着一块并不显眼的方型铁牌，上面书写着当地政府关于封育草场的管理条文。望着这锈迹斑斑的牌子，我心中顿生醉楚之感。听父辈们讲，三十多年前的黄河口，曾是百草丰茂的绿洲，初来拓荒的人们走进没人深的草丛，必须随手挽一把草系成疙瘩，作为记号，以免寻不到归来的道路。相隔十几米，就只闻声不见影。谁要细心，拨开草丛，三五成堆的鸟蛋、野鸭蛋四处可见；成群结队的野兔更是无忧无虑，来去自由。而今，人口增长，村庄密集，土地碱化，资源缺少保护，当年的景色，对后人已成为传说。

小屋越来越近，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屋前晃动。我意识到他就是这片草原的看护者。我往前走着，影子更加清晰。这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，如同秋野中顽强挺立的衰草，叶儿虽已枯了，枝

干却显得越发结实。我还没张口,老人先热情地迎了过来。

“来了,快屋里坐吧。”没有更多的问话,神态如同早知我的到来。

我已十分疲惫,跟着走进屋去。一碗略微浑浊但真正的黄河水递到我的手中。水是刚烧好的,仿佛早有准备。

老人望着我。我说明来意,他笑了:“嗨,这里有啥看头”。但那表情却掩饰不住对客人到来的喜悦,张罗着为我做饭。我拿出带来的罐头和面包,老人说不如自己种的鲜菜可口,便忙活去了。

窄小的室内,一如草原一样空荡,只有土炕上的被褥和干净发亮的大锅,让人想到这里还居住着自己的同类。环视四周,忽然,我的目光便盯在墙角暗处挂着的一把破旧京胡上。它的存在,使我的思绪变得活跃起来。我走过去,小心地取下来,上面没有一丝尘土,仿佛轴上还留着余温。老人端着洗好的菜走进来,见我专注的样子,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闷了,拉着玩的。”

菜的香气飘出锅来,此刻,对我有着特殊的诱惑力。老人从屋外拿进一双筷子,是用粗苇杆做的,剥去还留着水分的叶子显得格外光亮,干净。老人递给我说这个方便,用后扔掉不用洗刷,我感觉到这双筷子并不比城里的“卫生筷”逊色。

饭后,我跟着老人在草丛中缓缓地走着,他告诉我草长得如此好是因为去年秋天曾用飞机播过草种。还不断地向我介绍各种草的名字,是否开花等。我夸奖他快成为一名牧草专家了,他摇了摇头叹口气说,认识这么多草是因为小的时候,他是吃草种子长大的。突然,一只野兔从脚下“腾”地跃起,钻入草丛。我增添了兴趣,听城里的朋友讲,在荒野套野兔很有趣。野兔呆傻,来回只走一条路,懂行的人用一根细铁丝做一个可以缩小的圈,夜色中放在兔子跑回的路上,另一端固定好,便回去睡觉,第二天定会有一顿美餐。我和老人商量,晚上试一试。谁知,老人立刻否定:“它在草原上和我做伴,我怎忍心伤它。”我只好作罢。

我问老人怎么肯到这荒草地上生活?老人凝视着远方,沉默

了许多。最后,才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告诉我:他的老伴早逝,儿子前些年考上大学,毕业后留在了一座大城市,就剩他一个人在家,在儿子的劝说下,他曾在那个城市里住过一些日子,终因不习惯城里生活,又回到农村。去年,听说县上要找一名护草员,自己就报了名。

“在这里不寂寞吗?”

“在哪儿都是我一个人。再说,这里总得有人来。”

暮色覆盖了小屋,令人窒息的时刻到来了。四周黑洞洞的没有灯光,在夜色的深处依稀可见点点萤火般的亮光,那是矗立在天边的井架。偶而有几声秋虫有气无力地哀鸣,把草原渲染得更加死寂。我无法坚持在这静止中均匀地喘息,亮开嗓子高喊了几声,试图撕碎这荒原之夜的恐怖。然而,一切都是徒劳的,伴随的仍是死一般的静。

因为今夜有人作伴,老人情绪高涨,多喝了几杯,略微有些醉意。此时,他正在如豆的油灯下自拉自唱地唱着京剧,还不时用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音对唱着。钻进夜的衣襟听这声音,如同远古飘来一般。不知为什么,老人唱得越高亢,我的两眼就越是潮湿。

昨夜所发生的事情,似一场缥缈的梦,恍恍惚惚。早饭后,我再次面对这无边无际的秋日草场,却再也寻不到那种感觉。

老人涮完餐具,又添满大半锅水烧了起来。我知道老人不爱喝茶,便问烧这么多水干什么?老人随便答道:“这里不缺草,烧下水,如果碰巧有人来时方便。”我又问老人是否天天如此?老人点头。我明白了。

要走了,我却好长时间没有勇气说出告别的话。老人大概看出我的心思,感激地说:“你是第一个来这里过夜的。”停了一会儿又说:“过几天,机械队要来收草,那时就热闹了。”说这话时我看出老人眼里闪着企盼和希望。我把未启开的罐头留给老人,老人坚持不要,争执了半天,老人才不好意思地说如果舍得,把我包中的

一本杂志留给他。这是一本新出的体育杂志,上面刊登了一些亚运会比赛的照片。我爽快地递给了老人。

等我再一次回过头看那小屋和老人时,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。我知道,老人一定还注视着我的背影。作为我,今天终于领略了秋日黄河口万亩草原的壮丽、辉煌与气势,或许今后再也不会到此驻足。但是,草原深处那座小屋是不会缺少人烟的……

不几日,这里将是一片收割后的荒凉,寒风和雨雪会封锁这片年轻的土地。但来年的秋天,牧草或许更加茂盛。

走出了草原,我的思绪却留在了那里。

(原载《散文》,选入中国文联出版社《新艺术散文精品选》)

来到黄河入海口

已无数次在心中描绘过那神奇的地方。

一泻千里的黄河，穿过千峰万谷，集无数涓流，高唱着向大海奔去。当它百折不回地走完五千四百多公里的艰难历程，用那充满激情的黄涛去拥抱蓝色的大海时，那场面该是何等的壮观？

汽车沿着巍巍长堤，追赶着滚滚东去的浪涛，向前面驶去。不一会儿，就来到黄河入海口了。

对于黄河，儿时就从诗人滚烫的诗行里，从父兄深沉的歌声中领略到它的风采。后来，曾多次来到它的身旁，听那浩荡河声，看那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，领悟生命的真谛。曾为之激动，为之自豪，为之振奋。

黄河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。

穿过井架林立的油区和红色的荆林，汽车停在一片盖满紫色黄蓍菜的海滩上。我急忙跳下车，放眼望去，寻找着那用心涂抹了很久很久的梦境。

我惊呆了。

从远天奔来的滚滚巨流，涌进这宽阔的河床，变得如此舒缓、平静。没有了腾跃的浪花，看不见湍急的旋涡，听不到震耳的声响。只有河水伸出的无数只手握着大海，在亲热地拉过来拽过去，使黄蓝相接线变得凹凸不齐。河水、海水在悄悄融合。河口变成了一片苍茫，一片混沌，带有几分悲凉。

这就是养育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母亲之河的人海口吗？

这就是给予辽阔土地和万物以生命之泉的黄河顶端吗？

我完全失望了，后悔这次的旅行打破了我这个珍藏了多年的梦。

汽车调转方向,沿着来时的路线行驶。河流又从车窗前涌过。涛声再次扑向耳边,我的思绪像车轮一样旋转着。

突然,我明白过来。

黄河,历尽曲折到达它所追求的境地时,竟表现的如此平静,如此坦荡,不正好告诉人们一个真理:世间最辉煌、最壮丽、最动人的时刻,就在不屈不挠、坚持不懈、拼搏奋进的过程中。

一条大河如此。

一个人的生命如此。

一个民族亦是如此。

啊,我来到了黄河入海口,这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地方……

(原载《齐鲁晚报》)

留一片遐想

新居的东面，是一片开阔的野地，荒碱的表层，一如涂脂抹粉而没擦匀的脸蛋，白一块，黑一块，让人不忍久望。在并不十分遥远的地平线上，有几抹绿影裹着一些高矮不齐的建筑；不知是一个小镇还是工业区，为这里色彩单一的四季增添了许多生机。

最初，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那里。记得是去年过春节，一家人站在阳台上观看四周燃放焰火时，我突然发现，那边的空中不时腾起五颜六色的亮光，高高低低，缤纷各呈，直持续到深夜。或许是荒寂的环境培育出好奇的心理，我心里顿生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”的感受。于是，便猜测起那边的情况。询问邻居可知它的名字。尽管相隔数里之遥，却没人熟悉那个地方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那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地方，便常常走进我单调的生活。

在“格子”里爬累了，常学着别人的样子，潇洒地燃起一支烟，独自走进黄昏，轻轻地伤感夕阳的余晖从地平线上沉落。揣测那里可有人像我一样，正认真地阅读着深远的夜色？

熹微的晨色里，信步走在到处都是路的郊野，去寻访诗人笔下潺潺的水声。静静的水渠又引我思绪淌向那里：此时，可有人把气喘吁吁的生活和钓饵一起投进河里，钩起团团晨雾，串串欢悦？

.....

总之，对一个生活在寂寞的环境中而自己又不断制造寂寞的人来说，那里一定是个很好的去处吧。

那天，我终于经不住遐想的诱惑，下定了决心，并说服妻子一同去看个究竟。

初夏的傍晚，落霞为荒野涂上一层动人的色彩。一对成年夫

妻穿行于稀疏的草径去满足一种好奇,真是另有一番滋味。此时的我才突然感受到烦恼与开心、寂寞与惬意竟如此接近,很容易就会跨越。

突然,走在前面的妻子停住了脚步,犹豫地望着我,建议还是不去为好。理由倒使我大吃一惊:假若到了那里,看到的与想象的距离太大,该是怎样的结果?

停住了脚步,也凝结了刚才的思绪。

是啊,景同于人,没见到时,往往想得过分完美,相识后,又觉得缺少了光彩,倒不如留一片遐想。人虽不能追求虚无的美丽,但又何必过分计较。生活不能没有梦。

我再没有想,也始终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那里却不断在我心中变幻着色彩。

那是一片悠远的思索和想象。

(原载《齐鲁晚报》)

童年的黄河滩

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块被夕阳涂红的沙滩，上面刻着我灿烂的记忆……

记得，在春天里，每当放学的铃声一响，我们一群乡村的野孩子便喊着叫着，拥出学校大门。跑回家里，将书包往炕上一甩，绰起镰刀，挎起红荆筐子，飞奔到集合地点——村头大蘑菇型的柳树

下。等伙伴们一到齐，机灵鬼狗娃就爬上大树，折下两根细长的柳枝，分给每人做一支柳笛。然后，一个个都把筐子挎上右肩，排成一队，踏着有节奏的笛声，走进绿茵茵的草地。

孤岛上的小村，周围都是黄河新淤地。春风里，草芽儿有的已没过脚脖，有的刚顶破地皮，曲曲菜长得最愣，一簇簇，嫩绿水灵。我们剌呀，剌呀，一会儿，筐子满了，我们也累了，便脱下粗布小褂，铺在地上，趴在上面，舒服地听狗娃讲从他奶奶那里听来的古老的故事。

但是，最好玩的莫过于在沙滩上作画了。

故乡的沙滩，格外平整，潮乎乎的地面上，轻轻一画，便现出一道清晰、柔和的线条。这天，我们商定：每人画一幅画，看谁画得快，画得好。比赛开始了。小牛画了一根电线杆，上面挂着一个脑袋大的灯泡，下边写着一行字：“这是咱村的。”二羊画了一辆大汽车，里面坐着一个人，他怕别人看不出是谁，就在开车人身上写上：“这是我！”狗娃画了一个收音机，上面扯着一个小小的银幕。大家都看不出是啥东西，一问，才知道是他的电视机。数我画得最慢，完了，他们围过来问我：“怎么把三座房子摞在了一起？”我认真地告诉他们：“这是咱庄盖的高楼，我家就住在上头。”狗娃惊奇地问：

“怎么上去？”我才想到该竖一架梯子……画呀，画呀，直画到西天只剩下红红的云彩，房顶上飘走最后一缕炊烟，母亲站在村口喊起我们的名字，这时才想起，该回家去了。

而今，神州又泛起新绿，自然界的春天往复了几十次。我多么想唤起悠悠童心，再回到记忆中的那片沙滩上，去剜野菜，去画更新更美的图画……

（原载《山东青年》）